

口字體

網絡時代，「口字體」派上了大用場。所謂「口字體」，是指呵、哈、嗯、哦、啊這些語氣助詞，在網絡交際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比如，前段時間，某公司員工因在微信上對老闆布置的工作回覆了一個「嗯」，結果被開除。單單一個「嗯」字，讓老闆覺得此人心不在焉，態度敷衍，不尊重上司。還有一對戀人因為一個「哼」字而分手。男生約女生逛街，女生因身體不適說不想去，並加了一個「哼」，而男生則誤會對方態度太生硬勃然大怒。這就是文字和語音的不同。如果是拉長語調輕聲嗲氣的「哼～～」就是撒嬌，如果語氣短促有力的「哼！」就是氣呼呼的了。

甚至有不少電商公司對員工進行專門培訓，回覆領導或客戶，都不能單用一個「嗯」，應該要「好的」或「嗯嗯」。否則可能因此失去一個訂單，甚至一份工作。「嗯嗯」表示完全同意並愉快領會對方的指令、意圖，迫不及待要趕着進入下一步操作。「哦」也是這樣。單字

透出了不耐煩，懶理，迎頭一盆涼水；而「哦哦」則一副恍然大悟、醍醐灌頂的畫風，讓對方有誨人不倦滿滿的成就感。

而「呵呵」，就是雙字也不行。雖然在一千年前就被蘇東坡加持過，但卻曾被票選為年度最傷人網絡詞語。「呵呵」中透着風輕雲淡的蔑視與鄙夷，明示不屑於繼續溝通現有話題，是冷場的終極殺器。

最暖心的要屬「哈」字，可執行單兵作戰。單單一個「哈」，就給人一種那種精神飽滿、生機勃勃的正能量。而且加在其他語句中，也是遊刃有餘的多面手。不管是「哈收到」還是「收到哈」，相比簡單的「收到」，都頓時活色生香。而且「哈」字加量不加價，按住鍵盤來一次「哈哈哈哈哈……」不管是否真心，起碼場面不尷尬。



瓜園蓬山

garden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充電寶

手機右上角顯示剩餘電量已經不足百分之五，小小的電池標裏，表示剩餘電量的部分快要見底，顏色更是由白轉紅，而且紅得觸目驚心。焦慮，眼望左右，巴士上皆是昏昏欲睡的陌生人，抬首前方，距離達目的地至少還有半小時——而如果電量耗盡手機自動關機，這半小時感覺上大概會相當於整整一年，而且雖然可能性不大，但總覺得會錯過什麼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這個時刻，更會感覺到在內地被叫做「充電寶」、在香港被叫做「尿袋」的手機外置充電設備的重要。同樣的東西，內地的叫法突出了它的作用：「充電」，然後在「充電」的後面再加上一個「寶」字，除了更可愛一些之外，隱隱之中還透出一些小巧和便攜的意思。「充電寶」三個字讀起來更可愛一些，也更響亮一些。而香港「尿袋」的叫法，則是修辭手法「借喻」的完美使用範例——本體「手機外置充電設備」和喻詞「好像」都不出現，直接用喻體「尿袋」來代替本體。「尿袋」原來

指的是通過引流管接通尿道與膀胱的塑料袋，其作用是幫助病人排尿和盛載尿液。把「外置充電設備」比喻成「尿袋」，首先自然是「形似」：方方的小小的一塊，還會有線連到手機上，在外形上與「尿袋」頗為相似；更重要的就是「神似」了，其精髓在於兩者共同的「隨身攜帶」以及「不可或缺」特性。

「充電寶」與「尿袋」，一個正統文雅而四平八穩，一個稍顯粗俗卻直擊要害。一雅一俗兩個名字本沒有高下之分，但若是一定要我選出一個自己喜歡的，我會選擇「尿袋」，感覺更貼地更市井更有煙火氣。

我在巴士上束手無策，眼睜睜看着手機關機之後，只能坐在座位上胡思亂想，於是構思出了這篇專欄，從這個角度來看，沒帶「尿袋」可能也不完全是一件壞事。



大川集利貞

逢周一、三、四、五見報

五花肉泡菜

世界上再沒有哪兩種食物，可以像五花肉和泡菜一般，看似風馬牛不相及，搭配起來卻出奇地完美和諧，一個是肥瘦相間得「罪惡」和圓滿，一個是發酵出的辛辣快感。開胃、解饞，無關價值，不論國籍，幾乎用最簡單直接的方式詮釋了「吃」的奧義。

若說日常料理中既不張揚又能讓人拍案叫絕的搭配，本港的小食店裏更是不少，咖喱和魚蛋、蘿蔔同牛腩，哪一樣不是扛得住大旗、暖得了人心？可韓國人引以為傲的五花肉泡菜，妙就妙在並非單一菜式，反倒像數學題裏的萬能公式，只要套進去，基本就可以輕鬆過關。可作主食可當配菜，可翻炒可煲湯，一時間竟說不清，這是妙手偶得的後廚寶典，還是豬肉和泡菜前世注定的姻緣。

春夏吃五花肉泡菜，最佳選擇必然是炒飯或蓋飯。食客的性格是精細謹慎，還是開朗粗獷，只要一點餐，多半就見分曉。雖然都是一大盤上桌，但後者主次分明，薄厚均勻的五花肉在泡菜的「渲染」下已經面色潮紅，帶一口飯嚼一口菜，頓覺滋味分明，上頭又醒神；至於前者，就更不見外了。一粒粒飽滿的白米飯在爆炒之下早就跟泡菜五花肉不分彼此，細碎的食材躁動中講述著一個「剪不斷、理還亂」的故事，索性一大勺挖下去，張大嘴送進來，靠牙齒和舌尖去昇華這份酸辣脆爽，滿口留香的誘惑，誰還管優雅不優雅？

到了秋冬，泡菜五花肉就要變成湯了，石鍋上咕咕咕地滾燙，配上豆腐、金針菇等食材，越沸騰顏色越鮮艷。待動筷時一定要配上白飯，湯汁身手敏捷，迅速打入「敵人」後方，飯更軟糯，湯更溫和。即便窗外寒意逼人，屋內也能用一湯一飯建造起自己的圍爐，此番自給自足，是不是也不亦樂乎？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追虛擬的星

我不曾考證過，但追星大概是古已有之的。「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雖有功利目的，也帶追星氣息。八十年代，港台影視、音樂明星風行一時。現在說的追星大致是從那時開始的。這些年，虛擬技術發展，有平台專門運營明星的虛擬形象，構建了一個追星的平行世界。

於是，追星有了新玩法。比如，青春偶像易烊千璽，虛擬形象為「千喙」。你可以和「千喙」拍合照，還能做任務贏積分，拿積分給Ta換衣服。一句話，偶像被你「玩弄於股掌之上」。這讓經歷過追星「第一次浪潮」的人大跌眼鏡。

所謂「飯圈文化」與當年的追星很不

一樣。後者多了些崇拜仰慕心理，而前者卻有養寵自娛之意。「飯」者，固為fan之譯音，似又可雙關為「飯之」。虛擬明星之出現，與其說延續追星之「流風」，不如說是延續「飯圈文化」之「根脈」。

愛好文藝者均知一千個觀眾便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之語。在虛擬技術加持下，一千個粉絲有了一千個偶像。人們喜歡虛擬世界的原因之一，是得以掙脫了現實束縛，把意志實現的障礙降到最低。據我看到的報道，虛擬明星在體態、容顏、嗓音，以及習慣動作、表情、語言等各方面盡量向明星真人靠近。在目前的技術下，這不是什麼難事。我想，隨着虛擬偶像繼續發展，結果可能是把明星本人或其「人

設」完全賦予虛擬人。

那麼，問題來了。僅從「人設」而言，虛擬人完全沒有「人設」崩壞的風險，沒準兒還能應偶像之心修正「人設」，想來應該比本尊更招人憐愛。但是，如虛擬偶像只是「人設」的圖解，豈非成了空洞的「畫皮」？縱然滿足粉絲一時之好奇，又如何過得長久。而若真將本尊的情感與思想，或如是否吃辣、熬夜等生活習慣復刻給虛擬分身，可能又無法滿足粉絲的心理投射。那麼，你是願意追捧「完美」的人設，還是膜拜有缺陷的真人呢？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贈書

出了書，作者的心血變作了成果。興奮之餘，也希望能與親友分享喜悅，還認為收到書的各位會「與有榮焉」。事實上不少親友會對這份贈與真心歡迎高興，但也會出現一些想不到的尷尬。

有一次，老同學在北京聚會，來自各省的同學濟濟一堂。不少人功成名就，帶來學術專著或作品集分贈昔日同窗。聚會結束後我晚走了一天，走時見到服務員正在清潔，從各房間掃出了一堆贈書。我的心登時一涼：那些被認真一本本簽名，誠意拳拳地懇請對方「指正」送出的作品，竟如垃圾般被掃地出門。

那個鏡頭刺激了我，從此我不再輕易送出自己的作品。

但有時還是會心血來潮地贈書。近期由內地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裝幀精美的書，適讀群體是高小和初中小讀者。一個關係較密切的微信群體的幾個朋友已有孫輩，我便熱心地在群中表達了贈書願望。豈料群中無人回應，成人世界用沉默表示了明確態度。再過一兩天這事便算過去了，群中聊起了別的話題，贈書事宜就徹底翻篇了。

也送了一本給親戚。他明確表示，讀中一的兒子熱衷看閒書，不利於課程學習，還是先把贈書收起來，等有空再說。親戚的心態與沉默的朋友們是一致的。他們擔心讀「閒書」會分散孫輩的學習精力，何況他們不能替做父母的兒子或

女兒兒主。但說出這些理由又怕拂了我贈書的好意，便都不接這個話題。

對此我十分理解。閱讀是好事的想法僅是一己之念，未必人人接受。坊間不少家長認為閱讀會衝擊正常學業，用行動抗拒孩子們的課外閱讀。

事情過去，我和那些朋友該吃就吃，該玩就玩，交往並不因此受到損害，但明白不該再在這個群中議論閱讀或贈書。

擔心自己的書會變成垃圾，今後我也不會輕言贈書。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藝術教育初心

教育局每年都舉辦不同類型的文藝活動，例如學校音樂節、朗誦節和戲劇節。我在三十年前便已參與戲劇節的評判工作，每年都會前往不同的中、小學，觀賞師生創作和演出戲劇的成果。三十年來，戲劇節的形式都是大同小異，大會先為老師舉辦培訓工作坊，接着學校分組於「校內演出期」讓評判到校觀賞，然後評判挑選較優異隊伍至「公開演出期」表演予公眾欣賞。曾幾何時，是項活動被稱為戲劇比賽，但是經過長期實踐，大會在多年前已定名為戲劇節。

顧名思義，「節」與「比賽」有着不同概念。講求優勝劣敗的競技項目，若以

「比賽」形式進行，可令參加者面對明確目標，並按着規範而進行訓練。該等訓練都是有目的而為，例如拳擊比賽將選手分開不同級數對賽，比賽規定不可打擊腰部以下位置，更不可用腳攻擊對手。如有犯規，評判便可扣分甚至終止賽事。

表演藝術同樣有基本條件及界線標準，但是該條界線在不同情況之下必須適當調整。例如一般演員演說台詞都被要求字正腔圓，清晰響亮，但是帶有家鄉口音的演員若能配合角色所需，那麼評審的標準便不能一概而論。總而言之，以「節」的形式舉辦戲劇活動，主要目的是讓學生發揮創意，從排演戲劇的過程獲益，而非

要求學生為獎項和名次而行事。

因應疫情持續，今年的戲劇節改為線上讀劇形式進行。然而，有一些學校似乎不明大會的用心，硬要學生耗費精力排練，務求出線為學校爭光。大會本來只要求學生透過會議軟件，各自面對鏡頭具感情地誦讀劇本，藉此減少群組聚集和接觸。我卻見到有些學校就像往昔般為學生排練，於鏡頭前面照樣演戲，以為這樣可以勝人一籌。在我看來，為了爭勝而罔顧學生安全，其實並不是教育和藝術的初心。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蘇格蘭交響曲》

在費利克斯·門德爾松所譜寫的五部交響曲中，《蘇格蘭交響曲》是最後完成的，卻因出版順序之故而位列第三。一八二九年，作曲家首次訪問英國。在倫敦完成了一系列成功的演出之後，他和友人開啟了蘇格蘭的徒步旅行。在參觀了位於愛丁堡荷里路德宮中的教堂遺址後，門德爾松在給家人的信中提到了他在此收穫了樂曲創作靈感的過程，並在信中附上了此曲開篇的幾小節初稿。幾天後，他和友人又遊歷了蘇格蘭西海岸和斯塔法島，其《赫布里底群島》序曲的靈感也在此行中覓得。因此，意大利指揮大師克勞迪奧·阿巴多選擇將這兩首曲子收錄在一張唱片

中頗有深意。這張他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執棒倫敦交響樂團所錄製的著名版本，所採用的仍是一幅英國風景畫家J.M.W.透納的水彩畫《諾森伯蘭郡的鄧斯坦堡城堡》。

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透納先後前往英格蘭北部和蘇格蘭采風，並留下了大量手稿。一八二八年繪製的紙本水彩《諾森伯蘭郡的鄧斯坦堡城堡》便是根據其一七九七年的習作完成的。一陣暴風雨過後，湛藍色的天空與淺灘的海浪遙相呼應，一縷日光透過雲層灑在早已被廢棄卻依舊宏偉的鄧斯坦堡城遺址上，殘破的城門和角樓在遠景的空氣透視中略顯朦朧。近景處的人們正在從一艘被風暴折斷桅的



船隻上卸貨，一名騎着白馬身穿制服的官員正在監督過程，濕漉漉的沙灘上還留下了他們的倒影。

畫作被羅伯特·布蘭達德版後收錄在《風景如畫的英格蘭和威爾士》版畫集中。唱片封套僅保留了遠景的城堡和近景岸邊的貨船和人群，畫面右側的海浪則被裁切。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鄧斯坦堡城堡並非坐落於蘇格蘭境內而是英格蘭北部靠近蘇格蘭的海岸，但城堡本身也已是千瘡百孔的歷史遺跡，可謂與門德爾松從教堂廢墟中汲取靈感的事實相呼應。除了收錄兩首以蘇格蘭為靈感的樂曲，本張唱片還包含了作曲家著名的《仲夏夜之夢》序曲。

（「碟中畫」《蘇格蘭交響曲》／《諾森伯蘭郡的鄧斯坦堡城堡》）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三見小提

第一次見牠，是今年的春節。去契弟位於白石角的新房子拜年，酒過三巡，小提不知從哪個角落溜了出來，跑到客廳中央，定定地望着我。我正喝着雲裏霧裏，和契弟一家用上海話聊得開心，未及細看，只是硬着舌頭問，這貓叫什麼名字。契弟說：「小提。」我還未來得及玩味，就聽乾媽說：「這小傢伙，頑皮得很！」許是聽見人們講牠的「壞話」，小提一扭身，就離開了。

三月裏的一天，我忽然很想吃上海的家常菜，放工後便和契弟一同回家，於是就第二次見到小提。大概牠知道這天我們都沒喝酒，在大家吃過飯、坐在沙發上閒聊時，牠迤邐地走出來，在客廳中央看似無意地亮了相：先用又粗又長的尾巴輕輕地敲了敲茶几，像是報幕員清嗓子一樣；然後便趴下，用爪子將一個毛線團攪到身子底下；之後就開始在地板上轉着圈地打滾。不幸的是，那日我忙了一整天，吃

了晚飯就開始犯困，縱是能隱約感覺到小提投來的熱切目光，也來不及回應，甚至沒有喚牠一聲，便匆匆告辭離開。

前幾天，我又去契弟家晚餐。這次我一進門，小提就迎了上來。契弟說，牠認得你了。我想也是——我要換鞋子，牠伸出爪子碰了碰拖鞋，像是個小管家；我剛剛落座，牠用毛茸茸的後背蹭我的褲管，親昵地表示歡迎；我吃飯時，牠又懂事地在旁邊看着，絕不打擾；我飯後坐在陽台上納涼消食，牠又跑到我的身邊，撒嬌起來，輕輕地舔我的手。

說來也怪，我曾是那怕貓的一個人，卻被牠綠寶石一樣的眼睛萌化了心。這次我認真地問契弟，這貓叫什麼名字。契弟說，小提啊，不是告訴過你。我說怎麼寫呢？「大小的小，提東西的提。」短腿的小提聽到牠的名字，一臉無辜地望着我們，單純可愛。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